

天使哥蕭記



人間世

第三十六期

新華書店發行



人間世 小品文半月刊

第三十六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章太炎先生像

思想

論時事評論的筆調……………陳鍊青 (三)
夏語……………閒齋 (五一六)

——說力——講情理——

中國畫之做古與寫生……………林絳欣 (七一八)

山水

贛濱之行……………陳雲從 (九一一)

人物

談王小航……………商鴻達 (二一三)
許欽文先生……………味回 (二四一六)

文章

唱道情……………李家瑞 (二七一八)
蒲留仙讀書漫記……………劉階平 (二九一二)

特寫

××公路……………撫松 (三三二四)
拿開銷……………余壽山 (二四二六)

隨筆

談「吃田雞」……………陳子展 (二七一八)
燒酒考……………廖皓齡 (二九一三)
雨花台與雨花石……………受仲 (三三三三)

西洋雜誌文

出版家經驗談……………張鶴羣譯 (三三三八)

書評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Game……林幽譯 (三八三九)

長篇譯作

天使尋蕭記……………馬丟斯博士作黃嘉德譯 (四〇四三)
——一篇答覆蕭伯納「黑女求神記」的幽默小說——

雜俎

百部佳作徵文散稿…………… (四四)

長篇譯作

天使尋蕭記

馬丟斯博士 (Dr. W. R. Matthews) 著
黃 嘉 德 譯

譯者前言

蕭伯納在從事文字生涯的初期寫了五部自認爲『失敗』的長篇小說（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引不起社會的注意，便轉了筆鋒向戲劇方面發展。到他七十七歲（一九三三年），以戲劇家聲震寰宇的時候，他突然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黑女尋神記，在社會漸起非常的騷動。由技巧上，內容上看來，這部無疑是他最佳的小說創作。

黑女尋神記的創作動機如何呢？蕭氏一生是在追尋上帝的路上彷徨着的。他覺得古今沒有一種宗教觀是完美的，沒有一個上帝能滿足他的要求。在巴巴拉少校，勃蘭哥波斯那的出現，與聖女貞德等戲劇裏，他曾努力尋求過上帝，但結果他失敗了。他在無辦法之中大約以爲『求人不過如求己』吧，於是便創立了蕭派的宗教，所謂『生命力』的宗教。『生命力』就是上帝。他在作品裏（例極如人與超人）一方面不斷地攻擊各種宗教觀，一方面又極口宣傳頌揚他底『生命力』的宗教。黑女尋神記一書不外是再度證明各種宗教觀的不完整，無價值，除他的『生命力』外，沒有一個上帝或神配做現代人類的信仰對象。

黑女尋神記是一個譬喻。黑女受一個拋棄六個未婚夫

（而且有一個是自殺了的），跑到黑暗的非洲去傳教的英國女人感化了。她拿起她的木棒，走入非洲森林裏去尋覓上帝；而且把女傳教師送她的聖經帶去，當作她的『遊歷指南』。

她經歷多次的艱難危險，遇着大黑蛇；假冒上帝的殘酷白人；只會創造災難的白鬚子老紳士；勸她學希臘文的白種青年傳教士；獅子；預言家彌迦；滿口科學實驗的近視眼老頭子；給羅馬武士守衛着，代表羅馬正義的十字架；主張『上帝在人心中的』大魔術家；背着紙糊的禮拜堂的人們；等候『那個答應要來的人』的漂泊猶太人；信仰進化論和武力的『好奇旅行隊』；信仰『阿拉』，實行多妻主義的阿刺伯紳士；終於找不到上帝。最後她跑到一個園圃裏，幫一個老紳士除野草種蔬菜，因為她覺得他說得話頗有道理：『還是進來，幫我種這致獻於上帝之光榮的園圃，其他一切讓上帝去管吧！』

有一天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紅髮愛爾蘭的人，硬闖進園裏來工作。後來老紳士命令他和黑女結婚。這一嚇非同小可。他緊緊抓起鐵鉤向園門奔逃，不料黑女早已鎖住園門，捉着他，用鐵鍊把他捆好，舉行婚禮（你瞧，又是蕭伯納好迷者女人追求男人的戀愛老把戲！）。故事終結時，那個尋覓上帝的黑女正在老紳士的園裏養育『小黑炭』呢。

這個譬喻裏有的是曲解附會的神學，零章斷句的歷史，虛假狂妄的科學理論，譏諷幽默的詞句，驚人的譬語，機智的爆發。它們把讀者帶到那裏去呢？帶到蕭伯納式的

，何有之鄉去！帶到和從前一樣沒有歸宿的地方去！這是蕭伯納最大的功，因為他要他證明他的『生命力』才是唯一的上帝。

黑女象徵着在尋找上帝的蕭伯納。她所尋到的是一找信仰社會主義的愛爾蘭丈夫：這個也是蕭伯納——也許應當說是創造『生命力』的蕭伯納。換一句話說，蕭伯納找到蕭伯納了！

這是對世界多麼猛烈勇敢的挑戰啊！

這部書出版以後激起輿論極大的反響。在議論批評的狂潮裏，最足引人注意的是馬丟斯博士所掀起的巨浪。他寫了這一部天使尋蕭記 (The adventures of Gabriel in her Search for Mr. Shaw,) 以爲黑女尋神記的姊妹篇。內容聖彼得請大天使迦伯烈到地上來尋找蕭先生。迦伯烈化裝爲祕密偵探，拆穿了四個假蕭伯納的紙老虎；最後的發見和結論是驚人的。

伍特女士 (Miss Wood) 爲本書所作的插畫幽默而深刻。

英國名戲劇家與小說家聖強歐文 (St. John Ervine) 說：『這是給蕭先生最佳的答復。』

天上的前奏曲

蕭伯納先生的活動已經在天上引起極大的注意；這個事實不會使甚麼驚奇，更不會使蕭先生自己驚奇。我可以把聖彼得與大天使迦伯烈的一段談話報告給諸位讀者聽——至於我用甚麼方法獲得這段談話，我想那是重要的，不必囁里囁噓使讀者討厭。由這段談話，我們可以知道

人家對他特別注意。當我用『報告』一詞時，其意義當然不是字面上直解出來的意義。要把天上賢者彼此的談話轉譯出來，使人類聽得懂，這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但如果我冒險試把這種話譯成人類的言語，我希望讀者寬恕我。我不怕天上的賢者不寬恕我，因為我知道他們有幽默感。

有一天當彼得和迦伯烈把較重要的事情討論完畢的時候，他問道：『你會注意地上近來的事嗎？』

迦伯烈答道：『老實說，我近來對地上的事情倒有點疏忽。我覺得地上的事情看得越久越覺得單調無聊。我有一個時期以爲世界大戰該是人類新鮮消息——或者也是較好的消息的開始了，可是我最後一次看他們時，他們似乎又過着和從前一樣的常軌生活。我個人覺得他們很討厭。』

『也許你是對的，』彼得說，『但近來有一個叫做蕭伯納的人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使我覺得頗爲煩惱。』

迦伯烈微笑着說，『好傢伙，你不該太頂真。當然有人在發聲音——地上總有人在發聲音。你到現在對這也該慣着了吧。』

彼得答道：『僅僅發着聲音自然不會苦惱我，但這個特殊的蕭伯納聲音倒有點古怪。其實你不能稱之爲一個『特殊的』聲音。他似乎同時發出許多不同的聲音。我喜歡聲音裏有某種和諧一致的性質。老實說，蕭這個人倒引起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那一種聲音是真實的聲音呢？』

迦伯烈插嘴說，『換一句話說，那一個是真實的蕭伯納？』

「不錯，」彼得答道。「這一講倒講到我想提出來的
一件事。你想你能到地上去把這個問題調查一下嗎？如果
你費一兩天的工夫去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這蕭伯納之
謎揭穿出來。」

迦伯烈說，「唔，我不贊成這提議。你說到這個喧鬧
的人，確有點鼓動我的好奇心，但我不知道是否值得為這
件事到地上去。況且我覺得親身到地上去是厭煩不過的事
。這是辛苦的差使。我從來是不大會和地上的人講話的。」

彼得勸他說，「我求你爲了我到地上去走一趟，看看
有甚麼辦法。如果我不知道蕭伯納是像個甚麼東西，我便
永不能安心。你知道這麼一點小事是會使你煩惱的。」

迦伯烈答道，「如果你覺得那麼樣，我倒難於拒絕你
的請求。我費個星期去辦這件事是不緊要的。」

我們的報告到這裏完了。我們須假定這個溫和的大天
使辭別彼得，打理一切，預備到地上去。

無論如何，我們第二次看見迦伯烈時，他已經在地上
，相貌完全改變了。他用一種特有的貫徹始終的態度從事
他的工作，他在慧眼的讀者底目中，現在已是一個秘密偵
探了。他穿着襪襪的服裝，這是偵探黨徒的標記。近於囊
形的寬大的褲子和稍微破敝的氈帽掩蔽着他底伶俐敏慧的
形態，但他的裝扮還沒有完全成功。他的眼中射出一種地
上偵探所無的智慧和幽默之光。

我們不知道他的調查工作的初期狀況，也不知道他怎
樣追尋得那不可捉摸的蕭的踪跡。初期的工作和遭遇如何
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却曉得他後期工作的情形和驚人的調
查結果。

他已經走到蕭伯納荒野的邊界，蕭先生便是藏匿在這

境城裏的某一地方的。當他望着這片荒野時，他覺得勇氣
全消，因為它似乎是一片無計畫無路徑的地面。那邊確也
有幾條頗爲平坦易走的小路，但迦伯烈已經發覺它們都伸
展到無何有的地方去。它們引誘旅行者到一些不能通過的
叢林。各條小路似乎都是「此路不通的窮巷」。

那荒野本身是奇景怪聲的混合體。各種樹木全有，一
切便是那麼雜亂無章，目迷五色地混合着。熱帶的叢林和
北方的松樹在一塊兒生長，草木之上隨處露着古廟荒寺或
宮殿的殘跡。然而那邊卻沒有可以居住的房屋。由荒野發
出來的聲響也是同樣地令人迷惑。那沈沈的嘈雜聲中似乎
混合着各種聲響。有時空氣中飄蕩着甚麼鳥兒——也許是
夜鶯——的曼妙歌聲，但這僅是一刹那，不久歌聲便給一
種似乎是鸚鵡的尖銳聲，或獅子的怒吼，或甚麼野獸的怪
笑聲掩沒了。

當迦伯烈想到蕭伯納荒野的時候，他居然也覺得心神
沮喪起來。他負擔了一種無力辦理的工作嗎？他在這荒漠
裏要怎樣尋找真的蕭伯納呢？他在這一團糟糕裏要怎樣找
出一條線索呢？

當迦伯烈正在默想這些困難，考慮進行方法的時候，
一種似乎和森林的嘈雜聲分離的聲響引起他的注意。這是
一種髮聲聲；那天上的偵探不久便知道它爲甚麼與動物鳴
聲及鳥兒歌聲不同。它有一定的韻律和節奏。迦伯烈想道
，這至少爲初步智慧的標記。他便望着聲響的方向前進，
因為它是唯一的線索。

他所選擇的那條路雖在濃密的矮林間蜿蜒着，常常似
乎要完全終止了，但幸虧沒有終止；不久迦伯烈知道他沒
有走錯了路，因為那聲響大得幾乎震耳欲聾。他帶了一顆
急跳着的心，撥開身旁的叢樹，覺得森木中的秘密快要暴
露了。

他望進一片空曠的小草地；那裏有一個高大瘦削、長
着雪白鬚鬚的人差不多把這片草地填滿。他正忙於打一個
幾乎和他一樣高，比他還肥大的鼓。這段在荒野中的表演
並不是等閒草率的表演。迦伯烈甚麼天上的音樂隊都看過
，但却未曾看見打鼓者打得這麼起勁，狂熱，津津有味。

他把雙手掩住耳朵，向草地走去，很謙恭地鞠一鞠躬，對
那個高大有鬚子的打鼓者說：

「對不住，先生；我在尋找蕭伯納先生，我敢問這是
你的名字嗎？」

這次有禮貌的進攻對那打鼓者毫無影響，也許因為他
除了他弄出來的聲響外，甚麼都聽不見吧。

迦伯烈用更大的聲音把他的請求重說一遍，最後把肺
裏的氣都呼出來，但還是一樣地沒有效果。也許他在天上
的生活經驗沒有使他習於忍耐吧；無論如何，他對無效果
的叫喊不久便感到不耐煩，終於攫住鼓槌，由那可敬的表
演者的手裏把它猛然搶了過來。

他憤激地嚷道，「你是蕭先生嗎？」

「當然。我不是蕭是誰？」

迦伯烈答道，「唔，那麼你爲甚麼做出這陣巨大的嘈
聲呢？」

「那很容易回答，」蕭先生說。「我以爲甚麼獸子都
知道我是在引動人家的注意的。你看，我已經成功了。我
已經引動你的注意。」

迦伯烈答道，「如果我有一點愚鈍，請你原諒我；但我
想問你爲甚麼要引動人家的注意。這是所謂「本身就是目
的」的目的嗎，或你有其他的目的？」

「我請求你不要用這些落伍的辭句，」蕭先生說。「
我已經證明世界沒有「本身就是目的」這種東西。我從前
常常說，生命始終是在前進着。」沒有金科玉律便是金科

人間世

人間世 小品文半月刊

第三十七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五日

吳寒齋先生遺像

思想

夏語……閑齋 (三)

——說責任——寫欣愛——

關評註……于秋士 (四一六)
談本色的美……江寄萍 (七一八)

山水

龍馬潭遊記……陳叔華 (九一二)
鳳頭雞……受仲 (一四一七)

人物

白齊文與太平天國……白劍 (一八)
徐悲鴻先生……无病 (一九)

文章

高漫卿……沃圖 (二〇二二)

特寫

小學教師……徐中玉 (二二二五)
東京的舊書舖和舊書攤……曉曉 (二六二七)

隨筆

守宮與蜥蜴……翁克康 (二八二九)
野店……(三〇三一)
河豚……濮厂 (三一三三)
院裏的樹……張玄 (三四三五)

長篇譯作

天使尋繹記……馬去斯博士著 黃嘉德譯 (三六四〇)

雜俎

白部佳作散稿……周一鴻 (四一四三)
浙東風……蜀人 (四四)

天的早晨，想着外面，冰冷的，總不願把頭伸出被窩來，這時樹上開始有麻雀聲，吱吱喳喳叫了一陣，知道天不早了，趕緊起來，日子多了，彷彿寂寞之中也得了鄰居，感情也同麻雀好起來。

冬天是鳥類最難過的時候，稍微聰明一點的鳥全都往南方去了，只有麻雀和烏鴉還在這裏，食料大概很困難了，妻想到這裏，每天總把洗米水灑在院裏，有時裏邊故謬意上一些米，麻雀下來歡喜地吃着吃完了，又飛上樹，聳一聳肩，才飛到外面去。

前兩天，早晨醒來，天很陰黑，樹上沒有麻雀聲，細聽一聽簷下有唧唧的聲音，大概還瑟縮在窩裏。我想天一定是下雪了，起來一看，果然正下着雪，妻說：

「麻雀大概沒有存糧吧？」

「大概沒有吧。」

心裏立刻覺得麻雀太可憐了，趕緊出去，把院裏掃出一塊空地，灑上一些米，又把樹上的雪搖一搖；麻雀成羣地飛出來，不一會就吃淨了，我伏在窗口看着，樹上又滿了吱吱喳喳的聲音，才放下心來。

我想着什麼時候能在鄉村的村外蓋起一所家，院裏院外滿種上樹，於是可以在長年在那裏接待各種鳥，看着他們把春天帶來，再看着他們把春天帶走。

二十三年十二月、北平。

長篇譯作

天使尋蕭記（二）

黃嘉德譯

在這時候，他剛才以為聽見的鬼怪笑聲又在他的左邊很清晰地響起來。迦伯烈毫不猶豫地望聲響的方向衝過去，手中還緊握着那根鼓槌。

他跑上的路幸虧比較寬闊分明，所以他雖有幾次幾乎踏着蔓生的荊棘，倒還能繼續前進；事實上他跑得很快，衝進一片森林裏的空地，沒有注意一根擋住去路的木頭，幾乎跌了一交。腳趾撞着木頭所給他的震駭遠不如等着他的「思想騷亂」，因為他看見蕭先生坐在空地的那邊，這個人和幾分鐘前很神秘地消失的人一樣。至少看起來似乎是一樣的。同樣的臉孔，同樣的瘦身材，同樣的鬚鬚。但這給偵探駭然凝視着的人看來已在那裏坐了好些時候。他坐在一隻粗製的長凳上，完全沒有喘不過氣的樣子。事實上他很安閒地坐着，他的臂兒擁抱着一個漂亮可愛的年青女人，那女人正露着很困倦的樣子，把頭斜靠在他的胸前。

「對不住，」迦伯烈忸忸不安地說。

「幹甚麼？」蕭先生問道。

迦伯烈答道，「你像是在做戀愛工作，我冒昧地闖進來，很對你們不住。我正在尋找蕭先生。」

「你已經找着他了，」那坐在凳上的多情的紳士答道。

迦伯烈仍覺得有點難為情地說，「我等到較適當的時候再來吧。」

「不要緊，」蕭先生答道。「我較歡喜在大庭廣眾之間幹這種事。那個在密室裏戀愛的古舊可笑的迷信觀念已經打破了。你顯然是個舊式的人。如果你站在這裏不跑開，你就可以看見一個正當戀愛方法的例證。我想由你打斷

我的地方，繼續我的言論。」

於是蕭先生不再望着迦伯烈，把眼睛瞪住虛無的空間，由一篇演講詞的當中開始說。

「我的親愛的，我剛才說，我們由舊傳統舊觀念裏知道男人是追求者而女人是被追求者。我們可以面着事實而承認說，女人才是掠奪的動物，你已攔住我——至少暫時的一——我對你感到一種莎士比亞之類的詩人及古代的文人所謂「戀愛」的情感。但我們可以研究得稍微深沈一點。我們的個性是不很重要的。現在「生命力」正在利用我們以達到它的目的。它教你不知不覺地施展你的一切藝術和狡猾手段，使我入你的網裏；它使我忘記心裏那不斷在思想着的嚴肅東西，使我成爲一個愛情商人的助手。當「生命力」不想再利用我們時，我們無疑地會恢復常態，笑我們自己，或許竟忘掉彼此的存在。」

「你以為這個見解怎麼樣？」蕭轉過來問迦伯烈說。「我想這比「永遠忠誠」的老話更好。我能這樣地一直說上幾個鐘頭。」

「我相信你的話，」迦伯烈有禮貌地說。「老實說，我不知道你爲甚麼不一直說下去。但是，容許我提出一點批評的意見，你的方法不是頗缺乏熱情嗎？我的意思是說，這不是很缺少個人的感動力嗎？」

「我並不覺得如此，」蕭先生謙遜地說。「事實上情形恰恰相反；我的作品可以證明給你看。至於在這裏，我的方法更是很成功的。」

迦伯烈答道，「我怕我沒有資格在這題目上提出甚麼意見，但以現在的戀愛事件而論，你似乎沒有注意到一樁小事。」

「那是甚麼呢？」蕭先生簡單地問道。

迦伯烈答道，「那個青年女人似乎是熟睡了。」

這句話使他如觸電一般地驚嚇起來。蕭先生突然發出

界上有幾株很大的樹。

這個地方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各叢樹間都露着人的臉孔，都朝個大樹那邊望去，那種畏懼和敬服交集的表情看來很怪，令人納悶。迦伯烈匆匆一瞥，看見那靜默的羣衆裏有男人也有女人，不過似乎沒有小孩子。他覺得有一種奇幻的想像，以為『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已經把他全家裏大羣的成人帶到地上來了。

甚麼東西把他們迷住呢？這不久就很明顯。迦伯烈看見很面熟的，有鬚鬚的蕭先生由樹後走出來，並不覺得奇怪。他以為那陣月亮臉而羞怯的聽衆一定和他的探尋工作有關。但當迦伯烈細看那些樹身時，他不覺大吃一驚。每顆樹身上都有一個人，用繩索緊縛着。更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被縛着，像要做祭品的人都穿着最體面的高尚服裝。他們似乎主要是專門職業的代表人物。這裏一個人一定是教士，不是主教便是副主教，因為他穿着很好笑的長圍裙和帽子。縛於他旁邊的那一個顯然是醫生，戴着一頂高帽子，這是那神秘勾當中較傑出分子的標記。迦伯烈在震駭中知道這羣牧師、醫生、與律師的精英將受酷刑。他決心犧牲一切，制止任何人在這可愛的曠地之上陽光之下幹甚麼可怕的事。但在他還未實現他的意志時，蕭先生已經向前走來，用一種威風凜凜然而不必要的姿勢向大家靜默着。

『諸位先生和女士，』蕭先生大聲說，『我必須用這些污辱的名稱叫你們，因為我無論如何不能承認你們這些智能低下的人做『同志』。你們有愚蠢的糊塗頭腦，你們是文字思想形式的下等奴隸，你們崇拜良好外觀的樣子令人厭惡，所以你們終得到『先生和女士』的稱呼了。我常常不明白，我爲甚麼要麻煩地想開導那些明明無從開導的男女。至少沒有人能說我把輕蔑你們的心裏掩藏起來；但我已經發見一個事實：我對你們講的話越是粗暴無

禮，你們越是擁擠着要來聽。雖則我當然須在『超人』之羣中才能覺得十分安閒自在，但如果愚人夠多，向他們演講甚至於也會得到一種奇怪的滿足的。總之，我已經把彌爾頓(Milton)這老厭物的話『合適的聽衆雖少，但讓我去找他們吧』顛倒起來(這樣看起來似乎好得多，多數東西都如此)，採用一個較合理的格言：『不合適的聽衆雖多，但讓我去找他們吧』。我現在把開章的話說完，可以轉入演講的本題了。

『我要再嘗試一次，把你們救出那些欺騙你們的專制魔王的掌握。我已經把一些很好的牧師，醫生，和律師標本緊縛在這些樹身上。我在輕蔑你們的情感中觀察到一個事實；他們現在雖則完全不能爲害，但除這個像是特別智慧的秘密偵探的人外(轉身向迦伯烈一指)，你們都蒙在鼓裏。』

迦伯烈聽見這句恭維的話，只得很難爲情地鞠一鞠躬；但蕭先生已經又繼續滔滔地說起來了。

『我現在要證明這些專門職業的迷惑家不是很愚蠢的人便是很狡猾的人，他們利用你們的恐懼心理和無可救藥的智能懶惰。』

蕭先生講到這裏，由袋裏取出一根舊式的婦人大帽針。

『我要用這個小工具證明給你們看，你們可以把針刺進他們的身體——無被罰之虞——，所得到的效果僅是一種憤怒的自然表情。』

蕭先生指着一個在肥圓身體上著長圍裙的人，繼續下去說，『我們這裏有我們一個最聰明的主教。我不再叫你做『閣下』，因為這種名稱是你們維持尊貴地位的貨品之一部。你們這些主教宣傳一個神靈的福音，這個神靈的正當名稱是『奴保達地』(Nobodaddy)。聖經是一部現在已不重要的古傳奇集；這你們大約知道得很清楚。但你們

永不曾這麼說：你們有足量的金錢可以買我的作品，或許你們也有足量的智慧可以了解我的作品之一半。我已經再三地用現代的語言告訴你們，叫你們到甚麼地方停止工作。但你們依我的話去做嗎？沒有！你們還是留在那裏繼續進行你們的舊事務，說着那些毫無意義，令人討厭的老話。當我寫一篇小論文以證明你們的信條神話假得還不夠真，不能騙過一個智慧的黑女時，你們不是不讀它，便是讀後默然不語。你們是危險的障礙物。』

蕭先生說這些話後，便緊握着那根大針，對準那遭難者用腳腿套繫着的腰部直戳進去。

那個被戳刺的神聖者發出一種古怪的呼號——一半是絕叫聲，一半是尖銳聲。

迦伯烈向前走去，想制止這種酷刑，但他走上兩步便停住不前了。他覺得這些教會的大人物吃一點苦頭倒是有益的事；他常常有這個感想。婦人大帽針雖然也許沒有拷問檯或指捻螺絲釘那種可怕的威嚴，但它們或者是神靈戰爭的古武器的現代最佳替代物吧。

況且，他發見一個稀奇的事實，使他大惑不解。那主教的尖叫聲並沒有在臉孔上反映出來。光滑的臉上並沒有陣陣痛苦的痕跡。那種安閑滿足的表情還是泰然不變。臉上的肌肉有自制力，但同時聲帶卻沒有自制力，這在伯烈眼中真是奇異中奇異的一個現象。

蕭先生沒有注意到迦伯烈的情感激動的突然動作，因爲他已經轉到第二個俘虜的身上了。這個人看來似乎是著名醫生。蕭先生裝了一種展覽者的樣子，指着那個高帽子傾斜在一邊，穿着黑衣服的人，用輕蔑的姿勢和響亮的聲調向四週的聽衆說話。那些聽衆現在已經鼓起勇氣，把頭和肩部從叢林中露出來了。

蕭先生說，『你們在這裏有一個世界上最可憐的動物。他是一個在金錢上對疾病發生興趣的人。他屬於一個專

靠疾病以生活的階級。如果我們把疾病消滅，世界便沒有醫生。如果人類在這種情形之下謀他們自身的利益，你會覺得奇怪嗎？你們請他們由你們的恐懼裏製造資本——至少是豐富的入款。他們便這樣做下去。甚至於大天使也不能抵抗這個引誘呢。』

迦伯烈不禁嚇了一跳。蕭先生已經有穿他的假裝嗎？爲甚麼攻擊起大天使來了？但不久他知道蕭先生僅是在用一個形容詞，因爲他續下去說：

『他們企圖保存一種幻覺，以爲他們是超人，在智識上和性格上毫無人類的弱點。當他們絲毫不知道你的病狀時，他們裝得很智慧，很神秘不可思議；他們裝了一種冷淡的姿態，這在像我這麼有銳敏智慧的人看來真是非常好笑。最驚人的事實是：他們通常都能瞞得過去。你們真是一羣蠢子愚人(我用最大的仁慈這樣說)，你們讓他們這麼壓制你們。你們已經排除了舊教士的束縛，但你們又拿另一種東西去代替它——冷酷的，教士式的醫生階級。』

蕭先生更興高采烈地說，『況且，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科學要素。我要向這個可憐的標本問幾個問題。你瞧，他一個問題也答不出來。』

血液調理的指數(Oreonic Index)是甚麼？』

那醫生默然不語，他臉上的表情也沒有甚麼改變足以證明他了解這個問題。

『你瞧？』蕭先生勝利地說。『他答不出來。我用一些較容易的東西試試他看。』

『世界上先有微菌呢抑先有疾病？』

那遭難者仍然是默然無語，表情不變。

『一株小蔬菜裏有多少維他命？』

『甚麼是臀股肉排的致死特性？』

上回答；但他並沒有開口，還是保持着木然的莊嚴外表。

蕭先生越加激動狂熱起來。

他嘆道：『我一定要由這傢伙得到一點反應。讓我們試試看他是否喜歡受一些外科小手術。』

於是他把大帽針像劍那樣地握住，正要戳進那毫無防衛的醫生底身體。

迦伯烈再也忍捺不住了。他舉起右手——還握着那根搶來的鼓槌；這使他大為驚奇——很嚴肅地向樹的方面疾馳過去。

『停手！』他嚷起來道。『我決不願在這裏目睹這種酷刑。』

『你是誰？』蕭伯納先生問道。

『那不要緊，』大天使答道。『我正在尋找真的蕭伯納先生。如果我現在已經尋到他，我可就很懊悔了，因為我不喜歡你。』

『你確已尋到真蕭伯納了』蕭先生答道。『如果講到喜歡不喜歡的話，我倒也不大願意看你的樣子。』

迦伯烈答道：『雖然如此，我是個偵探，我必須問你幾個問題，以證明你是真的蕭伯納。』

『你問好了，』蕭先生答道。『不過我平常是不答人家的問題的——我寧願發問。』

迦伯烈說：『你為甚麼把這些人綁起來？你為甚麼用針戳刺他們？告訴我來。』

『如果你聽見我的演詞，如果你有普通人的智能，你就已經知道了。』

迦伯烈說：『不錯，但你為甚麼這麼殘酷，這是我不能了解的。我以為你有慈善的心腸，對人類有好感。』

『殘酷！』蕭先生嚷起來說。『那裏有甚麼殘酷？』

『當然是殘酷的，』迦伯烈抗議說。『至少把年長的先生們縛在樹上是不仁的舉動；至於用針戳刺他們，在我看來又應受更苛刻的批評。』

趕快轉過身去察察聲響的來源。全體觀眾正由樹林裏走出，意向空場裏衝過來。他轉身去捉蕭伯納；他立下決心，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讓他脫逃。但蕭伯納已經不在那裏。他輕飄到空中或樹後而消失了。

迦伯烈沒有工夫可以斷定蕭伯納消失的方向，因為那陣聽眾踐踏的足聲似乎對他很不便利。他轉身預備自衛。但事實上沒有自衛的必要。那羣如潮湧着的人並不是向他這邊擁來；他們正向樹林裏驚惶奔竄而去，一路把叢林摧殘着。不久折斷樹枝的聲響漸漸地輕微而模糊了。

這偵探在這危急的時候並沒有喪失其思想力。他叫起來說：『他們跑去這齣戲劇的下一幕了。但我也一定要到那邊去。蕭先生，你是不能逃脫我的掌握的。』他循着那羣後退的聽眾所走的路，拚命飛奔而去。



蕭伯納很冷淡地答道：『你說的這些話只能證明你的愚昧。當他們沒有感覺時，這種行為怎麼會殘酷呢？』

『沒有感覺嗎？』迦伯烈嚷起來說。『為甚麼沒有感覺呢？』

『如果你看不出他們是假的，那麼你可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偵探了。他們遠看起來很像真的，但你一定看得出他們的臉孔是蠟做的。老實說，這些都是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

迦伯烈問道：『那麼你這番表演有甚麼 Point（目的）呢？』

『這個問題我不願回答，』蕭伯納說。『不過，這根大針當然是有 Point（尖端）的。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以戳你一下。』

『沒有那種必要，』迦伯烈連忙答道。『可是我還不大相信你的話。他們的臉孔確很像假人，但我却明明聽見有一個在被戳的時候叫號起來。這怎麼解釋呢？』

蕭伯納嚴肅地說：『當我創造角色的時候，我照例使之至少有一種人類的特徵。我非這麼做不可。這老實說並不難。不過是一個機械學上的問題。現在我已經答復你的簡單問題了；我要繼續我的表演。觀眾已經有點不安靜了。』

『不，不，不要你再表演下去，』迦伯烈脾氣大發地嚷起來說：『我不能再容忍你幹這種把戲。我不相信你比這些傀儡更真。把那根大帽針交給我，讓我拿你來實驗一下！』

裝着一種威脅的神氣，舞着那根鼓槌走近蕭伯納。他的眼睛燃燒着極大的憤怒，這不是秘密偵探所能有的；這憤怒帶着一些天上的怒火。

雜俎

百部佳作徵文散稿 周一鵠

前言

也許中國在這五十年內沒有一本佳作。但標準不該定得太高。只要作品能集以前著作的大成，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影響，或含有創作性，我們都得稱牠為佳作。把這個標準衡量五十年內的作品，能稱為佳作的仍是不多。

哲學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著

商務版

中國哲學史

商務版

哲學史大綱是用新的考證法研究古代思想的第一部著作。這方法不知影響了多少人。當然書中的問題，現在已成過去。像老子問題，古史辨內已有二百頁以上的討論。但牠的歷史上的價值，是磨滅不掉的。

哲學史分中國的哲學思想子學和經學。用的方法和哲學史大綱不同，研究的結果却在哲學史大綱之上。

社會科學

大同書

康有為著

中華版

是儒家大同主義的擴大，但計畫的精神却遠勝禮運。主張像社會主義。我們該佩服在那時能有這大膽的思想。主張的優劣，還在其次。

經濟侵略下的中國

漆樹芬著

光華版

這是五卅時代分析國外經濟侵略的書，特點是分析的精細，和批判的大膽。

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

第三十八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吳研人李伯元兩先生遺像

思想

辜鴻銘先生之歐洲大戰觀…………… 震 瀛 (三一五)

——所謂「良民宗教」——

看了「俄國舞隊」以後連想到…………… 宋春舫 (五一九)

中國的武戲…………… 沈寒流 (〇一二)

談作文之難……………

山水

登泰山…………… 趙鐵肩 (一一三)

人物

阿訇…………… 阿 蘇 (三一四)

文章

廣東新語…………… 知 堂 (一五一七)

一夕話…………… 何 鵬 (一八一九)

特寫

廣東的煙禍…………… 朱 洋 (一九一二)

川戲…………… 海 戈 (二一二三)

詩

嘲竹…………… 丁文江 (二四)

否極…………… 嚴既澄 (二四)

春之花…………… 朱 湘 (二四)

隨筆

槐屋夢尋…………… 平 伯 (二五二六)

弄蟋蟀…………… 孟述祖 (二六二七)

一剎那…………… 李又曦 (二八二九)

偉大跟戲劇…………… 張 庚 (二九三〇)

西洋雜誌文

談政治暗殺…………… 蔣旭東譯 (三一三四)

長篇譯作

天使尋蕭記…………… 王嘉德譯 (三五三九)

百部佳作特輯

(四〇一五二)

弁言

商務印書館編輯全人選稿

無我選稿

夏巧尊王伯祥葉聖陶章錫琛選稿

徐調孚選稿

百部佳作彙稿

各家評語

一個驚人的生命之解脫；他們說『我就要死了，但在在我死之前，我必須拖一個人和我一同死』。

暗殺者往往有將一個政治家當作他的父親的影子而將他殺死的。他將他的不安定不完美的生活，歸咎於他的父親（所有的暗殺者都是窮苦的）他所殺的名人，在心理上說來，便是他的父親，他以為應當對他的命運負責的；那名人也許起初是被視為父親的替身而被崇拜，其次便被恨，最後便被殺。斯丹克爾博士又繼續說，那暗殺者有時也許因為太愛他的父親替身以至於殺死他；愛同恨之兩極性，本來是很明顯的。舉個例來說，布魯塔斯（Brutus）之殺死凱撒，也許就因為他是凱撒的精神上兒子，極希望能最接近他的心靈，但竟發見他被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所排擠了。他之殺死凱撒，並不為的仇恨，實在是為的嫉妒。猶大之吻耶穌，不見得全出於虛偽，也許正是愛的表示；猶大看見別的門徒更能得耶穌的欽心，於是他便出賣耶穌，因為他不能忍受居於次要的地位。正像王爾德所說：『每個人都殺害他所喜歡的東西。』

一千九百十六年，在維也納地方，一個青年的社會主義者弗來特立區亞特拉（Friedrich Adler），暗殺了奧國的首相司德克伯爵（Count Sturgkh），這件事情，是因了父親迷戀而釀成暗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弗來特立區是社會主義之創始者與領袖維克多亞特拉的一個不出名的兒子。他之殺死司德克，其內在的動機，實在是要想同他的父親爭勝。在暗殺之後，他於法庭上作一壯麗的演說，完全吸引住一般社會的注意；他的行為將他父親的長期

的榮輝的成就，完全遮蓋了。他是完全推翻社會民主黨傳統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曾幹了些事業。弗來特立區因為嫉妬他的父親，便轉念頭到司德克身上，將他殺死；司德克便是他父親的替身。實在說起來，弗來特立區同時也殺死他的父親，至少限度也殺壞了他父親的令名；年老的維克多亞特拉是完全給毀了，他的前程給他兒子的犯罪消滅得乾乾淨淨，不久以後便死去了。

斯丹克爾博士循着這條思想的線索，又提起漢姆特列，並發表一些最驚心而新奇的關於沙士比亞的批評，為我以前所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他提出一種假說來，以為漢姆特列特心中，以為克老底斯（Uncle Claudius）叔叔也許就是他的真的父親，而這就是他所以不能殺他的原因。還有，『是或不是』這句話，也許並不是全指的生存與自殺的選擇，而是發生於他對本身的產生的一種疑惑。漢姆特列不能確定他是否是他父親的兒子；他以為他母親和克老底斯的關係，也許在他出世以前早已發生。這樣一來，他所計劃的犯罪便成為弑父，而加倍的感覺困難了。

對於一個有精神病的人，一種心理的創傷，例如對於父母的疑問，或在幼年時期所發生的種種損傷，其效力是永久的。這種事情可以釀成一個潛伏的核心，而對於生命永遠不感覺滿足。在極端的情形之下，據斯丹克爾博士說，便可以發生謀殺。『被謀殺的國王，其實是在補償那謀殺者的潛隱的生命中的某樣東西。』所謂 Alibi 者，便是指將個人的衝突移轉到國家上去；那謀殺者將自己的不幸的原由，移轉到世界事件上去。也許蒲斯曾被一個酗酒的父親所打。因之林肯便死了。也許潑林西浦懷疑他母親的貞操。於是世界大戰便發生了。

長篇譯作

天使尋蕭記

王嘉德譯

（四）

那陣羣衆用驚人的速度前進，迦伯烈有時幾乎看不見在頂後頭跑着的人。幸虧那段路並不長；迦伯烈跑了十分鐘，終於跟着那些落伍者走進一個古怪的天然圓劇場；在那裏，觀衆大都已經坐定了。四週密密層層地擠着人，那偵探找不到一個避人注意的地位；真的，他連一個空的座位也找不到，反而給一些熱心的觀衆擠到前邊很惹人注意的地方去；於是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他的存在，不覺大為懊喪。然而，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注意他。一切眼睛都凝住就牧場當中一個古怪的建築物。

這建築物是一個極大的演說台；在迦伯烈的經驗中，真沒有一個台比這個更高更廣大的。它有舊式演說台的一切飾具。那帶着小流蘇的，塵積的紅絲絨墊子剛放在正當的位置。墊子的旁邊是一大杯的水，其大小正和那個極大的演說台相稱。但那平時文飾着墊子的大聖經却不在那裏。它的位置給一堆淡綠色的書佔據了去；這些書是很危險地堆積在墊子的左邊的。

有人在台上，迦伯烈看見那個已經很熱識的蕭先生形像，在墊子上高聳起來，並不覺得奇怪。那個人可驚的敏捷是不能否認的。他顯然已經在台上有一些時候，因為演講早已開始了。

迦伯烈沒有聽見經句，覺得頗為遺憾，但他安慰自己說，說教的演詞和聖經常常僅有名義上的關係。那演講的經句似乎是由一冊淡綠色的書裏選出來的，因為蕭先生的右手還拿着那本書。當迦伯烈法神細聽演講時，蕭先生已經講得很狂熱，甚至於這大天使也給他感動了。

他正說，『我已經證明我們祖先的宗教不是有智能的現代人所能相信的。我們除蔑視或可憐那些依附它的人外還有甚麼感想呢？他們為甚麼需要這些破滅的幻象去減輕人類的殘酷呢？然而我們需要宗教。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沒有比宗教更大。我們因為缺乏宗教，正走上毀滅之路。我們正在失掉一切人生的價值。我們正在變成一族以香賓酒，雪茄，和汽車為幸福的人類。那古舊的聖經已經不再將上帝顯示給我們。但我們已經有一本新聖經和一些現代神怪故事的始創，其大部分是我自己寫的。』

『如果我們決心棄置「奴保達地」(Nobodaddy)——指上帝——譯者註——和古代的教義，以及達爾文信徒的迷信，那麼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宗教。你們把聖經和自然淘汰的原理掃除之後，便可以專心接受「生命力」的宗教了。這就是我宣揚給你們的福音。這就是我帶給你們的好消息。世界的意義是一個生命的偉大運動，我們全都在這個運動裏生活着。這在使命裏有靈感。也許我可以借我的朋友威爾斯先生(Mr. Wells)的話一用——他有時用一句扼要的話把我的較簡單的觀念表現出來——：「我們是生命力的工具；我們感覺到這樣時就可以滿足了。」』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迦伯烈不是膚淺卑劣的神學家，

所以他對這些斷言感到無窮的興趣，但起初不知道這個新福音是屬於那一類公認的異端左道。他在神學上的狂熱恐怕使他忘記教堂中禮貌了吧。無論如何，他突然走進一步，舉起的手說：

「蕭先生——如果這是你底真名的話——，我曾經聽過許多說教的演講，但我則常常有中途打斷演講的衝動，却一直到現在才給這種衝動克服了。你的話引動我極大的興趣，使我不能不問你一個問題。」

「你儘可隨意發問，」蕭先生答道。「這個新的宗教和舊的不同，它可以不怕一切地面對現代思想的疑問。」

迦伯烈有禮貌地說，「我怕我不能說我可以代表現代思想；但我有我的思想，它喜歡把事情弄清楚。」「生命力」知道它要去的地方嗎？」

「當然不知道，」蕭先生答道。「這便是問題的要點。我可以總結一切說：它不知道它要到甚麼地方去，但它是前進着的。」

迦伯烈說，「我想這大約很像一條虫吧。」

「討論這個題目時不准說滑稽的話，」蕭先生頑強地答道。

迦伯烈說：「對不住。我並沒有侮辱的意思。我正在尋思一種不知道到那裏去然而前進着的東西，以為例證，我首先想到的東西是虫——但是我當然知道，你的「生命力」一定是一條很大的虫。」

蕭先生說，「你舉的例證頗有缺點，但不是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的。」

迦伯烈繼續說，「我覺得你真是過分地謙遜了。」

「人家不常這樣批評我，」蕭先生答道，「但我有時以為這是我性格上的弱點。」

迦伯烈說，「你的話當然很對，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過分的謙遜，你一定不會拿「生命力」以為我們崇拜的對象的。你自己比「生命力」更崇高，你不但向前進，而且也知道你要到甚麼地方去；如果我沒有誤解的話，我以為你一定知道「生命力」要到甚麼地方去——而「生命力」自身是全不知道的。你自己當然是一個更好的崇拜對象。」

蕭伯納答道，「你說話很有價值。如果我們使這段討論離開個人的語調，我也許可以這麼說：『生命力』最崇高的產物是正當的崇拜對象。」

「你把立場講得極為清楚，」迦伯烈說。「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我曾說你知道「生命力」要帶我們到甚麼地方；你並沒有否認我的話。我最希望你能在這個題目上給我一點啓迪。」

蕭伯納用一種喜極欲狂的單音說，「它正在帶我們到思想所至極遠境域——而至更遠的境域。」

「這真是一個名句，」迦伯烈答道，「但如果你能對我說，你的思想達到多麼遠的境域，那我就真感激涕零了。我的意思是說，你知道「生命力」將由這勞苦中產生甚麼東西嗎？你能指明甚麼是將來最遠大的發展嗎？我不該說我們將成個甚麼樣子，但我們那些幸運的，遙遠的繼承者將做甚麼事情呢？」

「我當然知道，」蕭先生插進去說，「他們將熟思着數目的性質。」

「熟思着數目的性質，」迦伯烈沈思地重複着說。「例如，九乘七。」

「六十一，」蕭先生毫不猶豫地答道。

「對不住，」迦伯烈說，「我原不想發問。我怕我是思想得發出聲響來了；「數目的性質」，這是你所知道的。我常常覺得九乘七是頗難記憶的數目。啊，我知道了，」他謙遜地續下去說，「你已經把數目的性質思考得很有成績了。但我耗費你這麼多的工夫，真是抱歉。我現在還想問你一個問題——或者應該說是一件為難的事；那麼我的工作便完了。」

「你問吧，」蕭伯納很親切地嘆氣來說。

「我的困難是這樣的：我不明白你宣講的是甚麼，或你怎能的東西可以宣講。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生命力」反正是帶着我們向前進的。我們都是它的產品，我想也都是它的工具吧。這無疑地是一個有趣的事實，但我真想不到我們可以做甚麼事。我們怎能斷定我們應當贊成「生命力」所走的道路呢？這也是我所不明瞭的。我很想適度地熟思數目的性質，但我却想不到幾樣我更喜歡的事情。你怎能知道「生命力」是向那方面或其他方面移動呢？這我承認我不知道。也許正把我們帶倒一些難想像的災難裏去，或僅把我們帶到退化而無理性的生物層裏去。老實說，如果我們知道用甚麼方法的話，抵拒「生命力」也許是我們最佳的行徑吧。然而我們沒有抵拒它，而且也不

能抵拒它。老實說，我不知道你為甚麼要費工夫向我們說教。向「生命力」說教豈不更好嗎？但我想這麼一來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不能訴於「生命力」的理智。我要再提起我那「不幸」的例證，希望你寬恕我。除聖佛蘭西斯（St. Francis）以外，沒有人曾想到向一條虫說教，據我所知，我沒有得到很大的效果。我希望我已經把我的為難之點弄清楚。你瞧，我不了解你怎能甚麼福音可以說教。」

蕭先生答道，「你已經講得很久了。我要用我的一個意義深長的奇論答復你的絮絮妄語。如果我用最近貢獻給人類新聖經的一句話答復你，你以為如何：「我是一個沒有東西可說教的說教者：我必須繼續說教下去，但我沒有使命。」」

迦伯烈露着趾高氣揚的態度，他的身材表現了一些天神的威嚴。一種超自然的光芒由他的眼裏直射出來，一種定罪的語調由他的聲音裏激發出來。

他慢吞吞地答道，「我應該把久已想說的話說出來：你祇是一個言語的矛盾集合體。」

以「魔術般」一詞去描寫這句話的影響還不能給與者適當的印象。當這句話的回聲在圓劇場裏還沒有完全停息時，整個景象已經溶化了。聚集着的羣衆消失了，只留下他們坐過的空座。那個空地完全沒有人，一個也不見，只有那座巨大的演說台在荒涼中站立着，上頭放着一大杯水。甚至於那堆放在紅絨墊子上的書也似乎已經消失了，留下的僅是一些淡綠色的書皮。

迦伯烈已經漸漸慣於遇見驚人的事變了，但發後這一

次的奇變幾乎使他忍受不住。他覺得心灰意懶起來。這番追尋的工作會成功嗎？真的蕭伯納先生就這麼永遠看不見嗎？他幾乎懷疑真的蕭伯納底存在，他幾乎相信蕭伯納僅是一些互相連系着的外觀表現。但見他的思想在這個深淵之前停住了。他現在想到天上的一條哲理——「宇宙間沒有無原因的結果。」世界上一定有一個真的蕭伯納。

(五)

迦伯烈在荒野裏徘徊躑躅着，無計畫地漫行着，沉思着過去的奇遇。他陷入沉思中，完全不知道他的腳步把他帶到甚麼地方去；過了好些時候，他的臉孔突然和樹枝撞擊一下，這才使他由沉思中驚醒過來。他向四週一望，看見各種東西似乎都縮小起來，頗為詫異。那根把他驚醒的樹枝是生在一株長大的橡樹上的，但這株橡樹還沒有他那麼高。路遙非常之狹小，使他走起來很感困難。甚至於棲息於樹上的鳥兒也比普通的細小。他已經來到一個具體而微的世界了。

他不屈不撓地循着小徑走去，踐踏着和草兒一樣高的叢樹。他暗中覺得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不久他走到一個空曠的小草地，當中屹立着一間小屋，差不多和大洋娃娃的房子一樣大。這是一間很美麗的房屋，清淨而且整潔。屋前有一個花卉茂盛的花園。

當迦伯烈正在觀察這間奇怪的房子時，他看見有一個東西在門前的走廊上移動。他把身邊的放大鏡取出來——他知道這是秘密偵探的必需工具，老早就預備好了——俯視那移動着的小東西。

他發見一個很細小的人坐在一張木板椅上。這是一個瘦長，留着鬍鬚的人；迦伯烈幾乎立刻認得出這個熟識的相貌。一個具體而微的蕭伯納住在這間具體而微的房子裏呢。

迦伯烈小心地把聲音調節一下才說起話來。雖則他的聲音似乎是發自雲中，但那細小的人並沒有奇怪或驚惶的樣子。

迦伯烈輕輕地說，「我正在尋找真的蕭先生，我覺得我終於尋到他了。」

「你說得不錯，」具體而微的蕭伯納說。「唯有我才是真的蕭伯納。但我想不到你會找到我。很少人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的。」

迦伯烈說，「我也遭遇了許多困難，但我們不要提起這些過去的事。我現在既然尋到你，我很願意和你談一談。你能把你的主要興趣和目的告訴我嗎？」

蕭伯納用一種和他的身材很不相配的響亮聲音答道，「我對戲劇有很濃厚的興趣。我始終覺得偉大戲劇家的威力和上帝的一樣。他能夠創造人類，而且能夠用他的藝術，使人類顯示深奧的祕密，和人類靈魂中精細微妙的東西。他能夠使人類看見人生的一舉一動，把日常瑣屑事件的意義告訴他們；如果沒有他，人類便永不能知道了。他以生命解釋生命，以人類解釋人類。我想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偉大的戲劇，一定沒有健全的生活。在我看來，戲劇家的天稟是再偉大也沒有了。他不僅是藝術家；他是人生的解釋者和顯示者。我願意把一個戲劇供獻給現代的世界，以

培養，或且一部分創造，這世界的精神生活。

「我以為戲劇的衝動和哲學相距不遠。無論如何，我堅信我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注意到我們生活基礎的建立。那些陳旧的傳統一部分是破滅了，還有一部分是模糊不清的，這是因為語言思想已經發生一種新生命的勢遷。那些有空閒有才能的人應當專心從事這種工作。他們應為那些不能為自己幹這種事情的人工作，為那些沒有幻想便會滅亡的人工作。我蔑視那些以宗教之名念着毫無意義的經文的人，但也同樣地蔑視那些以為我們可以建立一種高尚穩定的生活。我覺得如果我們抱着認真的態度，絕對的誠懇，我們至少可以重新建造我們靈魂的住處，不是拋棄過去給我們的材料，而是把它在我們的思想裏再造起來，以應現在的需要。

「我對人類社會的無理性與不公平，心中充滿着一種難於抑制的憤怒。多數的人能夠忘掉「才能」一天一天的浪費，忘掉我們社會制度所產生的殘廢生活與發育不全的性格。但是我從來不能夠忘掉。當毅力與理智很能夠（如果果不是絕對能夠）為大多數的人類創造一種高尚而快樂的生活時，我對我們社會的殘酷與愚蠢真感到無限的憤怒與絕望。我常常笑着為要免得哭。我希望我能激動我的歡樂，去思索將來的事，同時去把握住世界，使它成為合理的活物。

「簡單地說來，這些便是我懷抱着的主要興趣和目的。也許我已經做了一點實現它們的工作。至少我想我已經把幾個人由他們的睡眠裏驚醒了。」

迦伯烈說，「我用萬分的誠意感謝你對我所發表的意見；我敢說這些意見在我看來是再合理也沒有的。老實說它們和我的意見非常符合一致。但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想問你一個個人的問題：你怎麼會這樣細小呢？」

蕭先生怒氣沖沖地答道，「當其他那些傢伙靠着我的生活時，我怎能長得更大呢？他們消蝕我的本質。那邊有一個擊那可怖的鼓的傢伙，又有一個永遠在追求女人的傢伙，又有一個出演蠟人戲的傢伙，頂糟糕的是那個沒有演說台便不快活的厭物。他們已經把我應得的供養東西搶奪了去。他們阻礙我的生長。」

迦伯烈說，「我怕你對他們抱着不必要的慈心吧。然而，這麼惋惜悲痛着是無濟於事的。我怕我們不能希望你會再有更大的生長了。」

「我已經找到，而且能夠和你作這次有趣的談話；這是使我很感激的事。我真希望能夠多留一些時候。其實我可以說，我很喜歡和你多得見面的機會。但可惜我有一件緊急的事務要辦，不得不離開你了。」迦伯烈說完這些話，便很和藹地和蕭先生辭別了。

天上的尾曲

當聖彼得和迦伯烈辦完重要的事務時，他們談起話來

迦伯烈說，「順便告訴你一聲，我已經找到蕭先生了

「蕭先生，」彼得答道，「啊，對了，我已編忘掉了！告訴我，你發見甚麼東西嗎？」

迦伯烈答道，「有的，我該說他是一個很難結識的人；但當你認識他時，他似乎是一個很不錯的傢伙——我想他的身材頗為細小。」

彼得沉吟着說，「細小。這也許可以說明許多事情。你能把他的大小告訴我嗎？」

迦伯烈想了好一會兒。最後他說：

「我怕我不能作一個切近的概算。你曉得這類生物的所謂大小是多麼難於衡量啊。」

「不錯，」聖彼得答道。

(完)